

方方文集

白
梦

- 白 驹
- 船的沉没
- 白 梦
- 行云流水
- 白 雾
- 无处遁逃
- 祖父在父亲心中

江苏文艺出版社

白
梦

(苏)新登字 007 号

白 梦

作 者：方 方

责任编辑：沈 瑞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中市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4

字数：280,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68-8/I·831

定 价：1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1986年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用评论家的话讲，我的创作风格在这一年里“为之一变”。我自己很认可这一点。实际上在逝去的1986年里，我只写了一篇小说。但它却标志着我的清醒，也标志着我的痛苦。

1986年这唯一的一篇小说便是收入此集中并以此作为本卷书名的《白梦》。

如果说1986年前，我的小说是在一种玩玩打打轻轻松松的状态中写出来的话，而1986年后我写小说便身不由己地陷于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言无奈的痛苦之中。

应该说，我是一个比较能经得起事的人。像我这样性格开朗又比较乐观的人，一般也还比较大度。比方有人因某事对我有恨，经常背地骂我，我多半是可以哈哈一笑，不予计较的。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喜欢他的人，对于我来讲，那个骂我的，就是其中一个，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也有十分脆弱的一面，就是我受不了朋友或者是亲人的伤害。因为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一点也不设防的。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我

的痛苦便难以言喻。

1986年，我便是被一个比我年轻八岁的同行用一篇拙劣的小说狠狠地伤害了一次。而在那之前，她总是笑眯眯且憨态十足地拿我当个大姐。因是同行又是校友且她又年幼我许多，我自是觉得有一份责任照顾她。在她大学毕业的前夕，我曾经于晚上十点钟为她到学校拖行李，也曾为她四处奔走买进京车票，然后又冒着炎热帮她办行李托运。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为她忙碌。因为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她。在我帮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便在写那篇小说恶意地编派我和另外几个作家。所以，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把她送上了进京的火车没多久，便看到了那篇小说。看完那小说，一种被污辱和被戏弄了的感觉强烈地冲击了我。我忍不住双泪长流，伤心异常。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的目的究竟何在。一连几天，但凡提及此事，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内心里痛苦难当。这是一件是非十分鲜明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武汉，一些我所尊敬的人和一些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在我怀着万分委屈对他们讲述这件事情并渴望得到一种帮助和安慰的时候，他们却调笑着王顾左右而言它，或用一种看热闹的表情哈哈地大笑，这使我受伤害的心又一次受到震撼。

一夜之间，我就醒了过来。就仿佛一个复杂不过的人生和世界一下子摊开在了我的面前。睁眼也罢，闭眼也罢，总之，萦绕在眼前在心头的是永远也抹不掉的失望。

“三白”的作品便是在那样一种心境中写出来的。以后，我便在那样的心境中越沉越深，甚至无法使自己挣扎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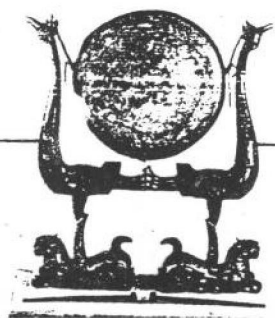
《船的沉没》是我的第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它写于1987年。《行云流水》和《无处遁逃》可说是姐妹篇，这是我婚后在大学校园里居住三年的结果。

而《祖父在父亲心中》则全然取材于我的家史。祖父是我的祖父，父亲是我的父亲。其中80%是完全真实的。这是一部为父亲和所有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写的作品。我本该把它写得更好一些的，可是正在我写这篇小说时，我的母亲突然去世。她的离世使我的心情非常纷乱，办完丧事，我为了不对编辑部食言，便草草地结束了那篇小说。当时我想，我当为他们这一群人重新写一部更为真实的长篇。这是我正在正要做的一件事。

目 录

白 梦	1
白 雾	63
白 驹	113
船的沉没	171
行云流水	241
无处遁逃	303
祖父在父亲心中	361

白梦





那天，家伙刚穿上那件黑毛衣，就觉得整个儿不对。那小贩忙说：“真正的日本货哩。”家伙说：“不晓得从哪个日本死人身上扒下的。”小贩说：“没那么巧。我这儿八十四件中就十三件有血污，早卖了，连一分钱也没便宜。”

家伙脱下时，发现衣领上有块血斑之类的什么，忙把眼一闭，心说，我可什么也没看见。便走。小贩连说几句“喂喂，你重要个价吧”，她也没理。

心里便老有一件黑毛衣挂着。走到街上，还觉得满街来来去去流水一般的活动衣架上都套着件黑毛衣。家伙左眼零点一，右眼零点二，对世界的认识很少有清楚的时候。电视剧部主任老吴常提醒她弄个眼镜挂脸上。还举出美工大牛和灯光皮匠双眼皆一点五都忙不迭配眼镜的例子来说明戴眼镜的重要。家伙告诉老吴，大牛近期正研究模糊美学，所以配了二百五十度的眼镜。皮匠则是想让人第一眼便能识出他已经拿了一个什么大的大专文凭。家伙又说若戴了眼镜，把世界的底细看得个一清二楚便会不认识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是在干无聊的事还是在干无用的事。老吴没听懂，却

也有所启发，第二日即去配了眼镜。老吴没文凭，常牢骚说把事情干得花团锦绣也没什么指望头，接下便后悔不该初中没读完便急急忙忙跑出去闹革命。

出了街口，小腹便有所胀痛。家伙有慢性肠炎，总在关键时刻来点情况。兼之昨日在药厂拍代制片，好鱼好肉乱填了一气，夜里虽只起来过五至六回，却是把临去前厂里赠送的一瓶黄连素推销了个干净。谁料一瓶的阻挡力竟是不足。家伙想那药厂的厂长真是能干透顶了。

家伙抬着头步伐匆匆地寻找厕所。在大都市里干这事总是很难。这同农村比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别。在那里猪圈的隔壁老给人留一个位置。即令猪在板缝里垂涎三尺地哼哼哈哈让你惭愧得拉不出什么，却也毕竟给你一点希望。尤其是猪圈几乎家家都有这一点足以让城市人欣喜若狂。有一回一个朋友不断向家伙苦诉彩电难买。家伙问：“有没有在闹市里找厕所难？”朋友想想，终于说：“没有。”果然不久买到了电视。

而家伙现在还没找到那蓝色的指示牌。家伙认识一个油漆工，他是个业余诗人，特别喜欢蓝色。常见他笔下有“蓝色的微笑使这爱焕出蓝色的温柔”抑或“灿烂地走来我那蓝色的梦”。家伙老觉得那个蓝色的厕所指示牌是他给涂的油漆。有一回还对他说，啊，人们蓝色地蹲下。

难受得浑身紧张时，遇到一家小卫生院。家伙想医生护士总归是要方便方便的，便自信地进了去。看门的老头挺不怀善意地盯着她。盯得家伙觉得那老头宛如《黑三角》或《405 谋杀案》里一个什么侦察科长似的。忙掏出五分钱挂了一个号。起先大叹亏了。后又想三年前在上海进厕所也还买过两分一张的“门票”，而眼下满天涨价都在瘾头上，“门票”涨上五分实在也不过分。心下便立刻坦然好多。

出了厕所，方发现那号上写着“内科”。便想昨天吃了药厂的鱼肉，也该为它一效犬马之力方是。即去了内科门诊。

医院历来热闹。全然可与节日的商场、公园、火车站以及什么个体户一条街媲美。这风景立即让家伙想到那年在江南见的“打一场计划生育的人民战争”的标语以及庵院寺庙墙上贴的“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实在是收效不大。家伙不顾自己在家是老八的地位而痛恨那些无视指标而纷纷出笼的孩子，一个宁静的世界就是被他们搅得乱哄哄。万事万物，多了便贱。人亦是。医生护士便像吼小动物般地把病人吼得不再敢病。这动物还得排除熊猫金丝猴及华南虎那些珍贵一点的。

两个男女医生对面而坐。家伙溜进去，想趁其不备把号牌搁到前面。家伙不是存心要插队。她的确有些事。她下午要去采访一个女孩子。那女孩的邻居是个大学生。偷窃第五十三回后被抓获。不知什么原因，所有人都希望那女孩去爱大学生。动员她用爱情去感化那个并没进行第五十四回偷窃且有可能变为金不换的人。还列举了北京上海哪个哪个姑娘就敢反对偏见大胆同一个流氓或诈骗犯结婚的例子。有知情者提醒女孩子这么一来便能成为三八红旗手或者什么会议的代表。那女孩还在犹犹豫豫着而报社记者已将三千字的通讯写好了，只等女孩说同意便发头条。老吴极善抓现实题材，闻说此事，马上指示家伙采访，感慨这回总算可以搞出个在全国拿大奖的片子了。

男医生正拨弄病人口腔。女医生听着一个小孩的心脏。男医生说：“张嘴。啊——。陈大夫，你儿子这回总分考了多少？”女医生说：“四百多。”男医生说：“有希望吗？”女医生说：“不要紧，教育局我有熟人。”“肯帮忙？”“他敢不帮？他乡下

丈母娘得了癌全靠我开药开到他名下。把衣服穿上！”男医生说：“那是不能白开了。扁桃腺发炎。”

两人均低头写得处方笺上龙飞凤舞。家伙正欲上前递上号，只见进来个细高个。细高个行至男医生侧，大巴掌一拍肩。“吴猴子，给开点药。”男医生另拿一处方笺，问：“开什么？”细高个说：“乌鸡白凤丸。”“多少？”“五盒。”“叫什么？”“哟，忘了问。我同学的一个亲戚。算了，写我同学的名字，刘大飞。反正能报。”“男的？”“男的。”

细高个一转脸时，看见了家伙。迟疑几秒，问：“是……家伙？”家伙想了想，说：“是……丝瓜？”两人便都笑了。丝瓜说：“有十年没见了。看病？”家伙说：“想开点药。”丝瓜说：“要什么？”家伙说：“黄连素。”丝瓜说：“吴猴子你再给来一张。光黄连素？”家伙说：“就这。”丝瓜说：“吴猴子你再加两瓶膏子药，瓶子要清爽一点的。”家伙说：“我不吃膏子药，腻。”丝瓜说：“到水管子里一冲两个清清爽爽的空瓶子。反正报销，怕什么？！”

男医生把处方笺递给丝瓜，问桌子一侧的病人：“你怎么啦？”那病人说：“你说是扁桃腺发炎。”男医生怔了怔，方低下头寻出写了一半的处方笺，刷刷地又画了几笔，递给病人。又说：“下一个。”

家伙觉得所有医院都擅长医治一种病。这便是性急病。一进了那门，便开始了疗程。挂号，排队；就诊，排队；划价，排队；交款，排队；取药，排队。五大疗程，一次不能幸免。若化验，拍片子，做超声波之类，便还得几个回合。唯一缺憾是医生本人皆性急。三两分钟高速打发一个病人。这说明整个医治性急病的疗程不十分完美。为此，患者没法断根受不了还得都涌至医院。

有丝瓜，自然一切皆如瓦解冰消似的快。三个窗口呈蛇形。老烟囱！二虾！花卷子！丝瓜三声叫，便见大瓶小瓶到了手。

丝瓜说：“到我那里坐坐。”家伙说：“你干哪行？”丝瓜说：“X光。”家伙说：“人不会少吧？”丝瓜说：“让他们等，反正死不了人。”又问：“你在哪混差事？”家伙说：“电视台。”丝瓜说：“呀，你好大的路子。”

果然见八九人等得一脸愁云。见丝瓜便有人叫：“来了，来了。”丝瓜说：“叫什么叫？！”那人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了。”丝瓜说：“昨天吃了辣椒，上火拉不出屎，只等了半小时是你们的福气。”

唏哩哗啦地很快照完八九人。两人便坐下聊天。喋喋呱呱地谈中学同学。秃三结了婚，得了个儿子，在老婆面前从此就像龟孙；四眼当了小学老师，总是布置多得不得了的作业，惹得小学生叫他“四眼狗”；香秀得癌症死了；活鱼被汽车撞断一条腿后便找路子去了体委；王娜娜入了党调到市妇联工作，总是作报告号召少女把爱情献给残废人；齐小静的姨妈在婚姻介绍所，几乎让她见了一个团的对象。最后真的挑了个团长。那团长刚死了老婆，说自己不久会提到师里。最后讲了团支部书记田贵生同他一个堂叔的小姨子结了婚，去了香港。那女人五十五岁，不过看上去才四十岁左右。

“不过，除了田贵生以外，都不如你。”丝瓜说。又说：“我记得你家不是高干，怎么让你搞进了电视台？”家伙说：“捞了张大学文凭。”丝瓜说：“不是说大学生都要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吗？”家伙说：“哪里，大多数都留在城市。”丝瓜说：“你是哪个路子进的电视台？”家伙说：“没路子。我发表了几篇小说，电视台就点名要了我。”丝瓜说：“这话只有鬼信！放

心，我不会找你摸路子的。我姐夫的弟弟的老丈人在省委做事，经常见得到省长。要办什么事一句话就行了。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家伙说：“好的。”

家伙要走，丝瓜说：“再坐坐，难得碰到。”

便又再坐。

丝瓜说：“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家伙说：“我还没结婚。”

丝瓜说：“啊！还没结婚？！”家伙说：“怎么啦？”丝瓜说：“快三十了吧？我记得你只比我小几个月。”便很同情地叹了口气。又说：“我替你留个心。不过，你也不要自卑，在离过婚的男人中还是可以碰到好人的。”家伙笑了笑，说：“行呀。”便问丝瓜：“你爱人在哪里工作？”丝瓜说：“菜场。肉案组当组长。要买排骨，新鲜鱼，给我打个电话。52369。保险给你留最好的。”家伙说：“好咧！”

丝瓜留着家伙吃完中饭，又一直把家伙送出大门。临了说：“有那种……那种内部录像，带我去看几场。”

家伙一路琢磨“那种”是什么种，便想汉语实在深奥和奇妙。

二

苇儿来找家伙时，她正端着碗去食堂买饭。

“家伙！”苇儿叫一声。

家伙回过头，说：“挺会赶时候的。”便又转回宿舍多拿了几张餐票。

苇儿是家伙低班同学，是比家伙整整小七岁的一年级小学生。苇儿老是和家伙这帮高年级学生一块上选修课。同苇儿坐一个教室里听讲，让家伙觉得自己有七年的大米饭吃得

有些冤枉。

小七岁的苇儿居然也弄小说这玩艺儿。虽说头篇小说是爸爸的熟人、一个什么伯伯帮忙发的，但第二篇却是正经八百靠的本事。小说一出来，立即让大半个中国的老百姓倾倒。其人数绝不比倾倒《射雕英雄传》和《姿三四郎》的少。崇拜信求教信和情书便雪片似的飞来。还有人找上门拿着名人留言簿请苇儿题辞签名。忙得苇儿胖脸消下来一圈。苇儿同家伙一起加入作协的。家伙最佩服苇儿在名流作家面前能像熊猫一般单纯、天真且憨态可掬。苇儿总是脖子一缩，双手绞着往膝前一放，羞怯怯地歪着头，眉头还皱上几皱。有时候还像一个受了虐待的小媳妇，让人涌出一股对她的同情，这同情又化为怜爱。家伙觉得这么干挺要勇气。有几回想学学，终是拿不出手。名流们便常慈祥地拍着苇儿的头说：“这孩子真是朴实可爱。”接下来便漫天地夸奖苇儿的小说实在写得清新明朗真挚感人。苇儿一定是不负众望地用极细弱甜美的声音说：“哪……里。写得不……好。还应该向各位老师学习……呢。”那声音颇不像从隐匿在她粗脖子之中的喉管里出来的，倒是仿佛来自隔壁的一个什么汗毛孔。名流们便都笑：“小姑娘单纯得透明。”说罢，一反他们作品中聪敏睿智的风度而傻呼呼地发一阵哈哈。

苇儿喜欢管所有的人叫老师。有一回叫了一个老师，那“老师”吓了一跳，说：“我是来找我爸爸的。”苇儿说：“你爸爸是我的老师，你也可以是。”那“老师”挺发愁，说：“我让我爸爸帮我找个人替我去参加初中文凭考试。”

家伙总是想，苇儿谦虚得这么厉害，都让人怀疑那小说是不是她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了。不过，凭着苇儿这么副纯洁可爱的天使模样，国家级小说评奖若不给苇儿一个，简

直可以说有人昧了良心。

幸而世界还公正。苇儿捞了大奖。去了趟北京，拾得三百元奖金和数顿宴席的便宜。见识了高级宾馆和最出色的名人。回来后消一圈的脸又鼓胀起来。见人便讲谁谁谁为她祝酒，谁谁谁为她签名，谁谁谁为她背书。清一色是文坛泰斗或巨匠的名字，听得家伙们有些战战兢兢，始觉得苇儿加入那行列实在是待指日可待。苇儿将北京之旅为全校同学作了次报告，那天她穿上了用奖金在北京买的一件红毛衣。苇儿上身宽胖，上台时，便像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一面红旗。

家伙跟苇儿交往还多。尤其夏天她们常一起去湖边游泳。苇儿能狗爬式地游四十米。不过苇儿最拿手的还是趁家伙不备时抄到背后，把家伙的脑袋往水里狠狠一按。那一刻家伙除了灌几口水毫无它法。扬起头时，还能听见苇儿咯咯地一边笑得畅快。不过尽管如此，家伙还是觉得自己同苇儿关系还不错。

排到窗口，家伙说：“豆腐烧肉，再加个小白菜？”苇儿说：“随你。”家伙说：“晚上来，你就惨了。”苇儿说：“为什么？”家伙说：“头儿们全回家吃饭了，弄好菜显然意义不大。”苇儿说：“那你晚上在哪儿吃？”家伙说：“上馆子。”苇儿说：“每天？”家伙说：“还行。五百个字可以吃一顿真格的。”苇儿说：“你每天写多少？”家伙说：“一星期三千字，刚够。”又笑笑说：“没准不发，就靠工资贴啦。”苇儿说：“还是要存点钱才是。”

吃过饭，便聊天。聊天是国粹。苇儿问家伙最近遇到瑛瑛没有。家伙说她好长日子没去作协了。瑛瑛是县里一个创作员，说是要写长篇小说，便在作协弄了个房间住下。瑛瑛其实是男性。先前用“天雄”的笔名写小说一篇也发不出。后

来改用“瑛瑛”，便一跃而为文坛新秀。自吹好几个男作家信邀“她”一起去一僻静处深入生活。瑛瑛最大的特长是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有一回作协开会讨论峰峦的小说《荒原弥漫夜》时，瑛瑛说：“我对这篇小说要说的只有一点。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来直去，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这个大家了解。不过，不管我这一点峰峦同志能否同意，但还是本着虚怀若谷的态度为好。当然啰，我没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一般不轻易说出口的。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同志负责的问题。一个人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应该持老实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我省的文学搞上去。”所有人都点头称是。家伙想半天没想出来瑛瑛要说的一点是什么。问峰峦，峰峦说：“不就是说创作和评论要持老实态度吗？我知道这话里有名堂。”

苇儿说：“听说瑛瑛要调作协干专业作家了。”家伙说：“那我得去敲他一次竹杠。”苇儿说：“本来是调你的，他的后台硬，才又让了他。”家伙说：“那得敲两次。”

家伙住集体宿舍。同屋的女孩子全是播音员，久闻苇儿的大名，便耐不住自己看了又唤隔壁的来看。忽听一个男人问：“鬼头鬼脑看什么？”一个女孩答：“看熊猫。”苇儿眉头立即皱叠。家伙忙说：“熊猫是国宝，一百个人也不如一头熊猫值钱。”

直到苇儿起身时，家伙才发现她书包里装有罐头水果什么的。心想留下一点倒是令人快活。苇儿没露那意思。

“不再玩玩？”家伙说。“一个亲戚住院了，我去看看。”苇儿说。

晚上，家伙去赶一场电影，车蹬得飞快。红灯的路口，遇见省里最著名的老作家正悠悠散步，便叫了一声，寒暄几句。